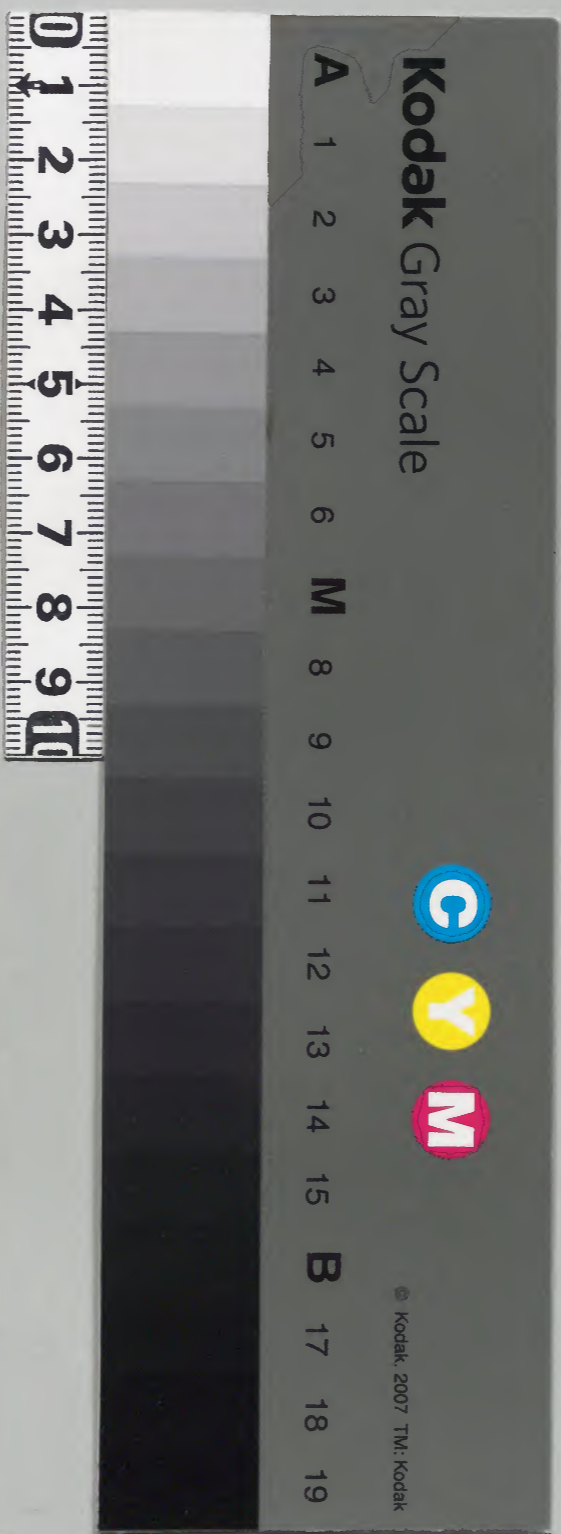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卷  
九十七之  
一百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60 )
函號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九十七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淺草文庫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

塗異也

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書曰唯人生厚因物有遷墨

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

伊尹故王天下殷紂染於惡來故國殘身死為天下繆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

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時異俗行音下孟反肆猶放縱也牽物謂為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九十七

傳

一



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忘反也淮南子是以聖人導人

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

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人猶陶之

於植治之於金也植猶植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謂當春秋之時而猶

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

違正則所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禿猶奪也音直紙反

所臺賤人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

于召陵此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郤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辭曰汝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速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新入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此為所臺解情也並見左傳霸

德既衰但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但音七余反廣雅曰但獮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疆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

雙黃金百鎰見史記及戰國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史記曰楚惠王言莊舄越之鄙細人也吟壯楚執珪貴富矣解草衣謂范睢蔡澤之類士之飾巧

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

於秦也賈誼過秦論曰羸糧而景從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

留其敝不能及及漢祖杖劍武夫敦興憲令寬賒文禮

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四豪謂信陵君魏

公子無忌平原君



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前輕死重氣怨惠必讎

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狂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者也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

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劉歆書曰黨

同門妒道真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緋遂

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莽召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遠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

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符直之風於斯行

矣粹狠也音刑鼎反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禮記曰下之事上也下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在心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

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充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瑁亦委功曹岑晳音質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瑁但坐囑

謝承書曰成瑁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營牙境界瑁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

于禁怙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晳勸使捕于禁傳死獄答殺之桓帝徵瑁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

也家代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儀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賈偉節為其冠冠猶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進階風俗通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夫

韓無忌魏公族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危

謂不畏危難而直言也論語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

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

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誹謗也

蒼頡篇曰詢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

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希聲也

相稱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

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元

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

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

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遷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

王章為八厨蕃姓也音皮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

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

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踈耽

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壇共為部黨

而儉為之魁壇除地於中為壇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

不使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

翟超任城相劉儵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

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溢入黨中睚音五懈反廣雅曰睚裂也眦音本賜反前書音義曰瞋目貌也史

記曰睚眦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

徒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

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

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也上言禮從

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經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

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帝

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

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又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詩大雅蕩篇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

蕩蕩法度廢壞上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



慶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  
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  
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  
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  
萊州掖縣東北  
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  
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傳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  
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  
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

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病詣京師淑不  
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  
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  
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  
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  
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請淑與竇武等通  
謀下獄自殺

李膺傳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為大尉漢  
儀曰脩父益趙國相膺性簡元無所交接元高唯以同



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

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

大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

懾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免官

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

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

者所羞漢官儀曰樊陵字德雲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

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

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

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

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

以歸溷軒屋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輪作

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

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

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

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於賢臣遂使恤應之乃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宰手方丈之秦公  
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  
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庫使人各得  
其所子西在此奉璋璋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  
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  
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  
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  
不顧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獵理亂之遺  
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恤遂  
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梁惠王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  
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答以四臣

璋猶美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

尚有徑十乘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  
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財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一乘哉魏王慙不擇而去

夫忠賢武將固之心誓竊見左校施

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

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肆陳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

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  
其故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焉為凶德夫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  
盜賊也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  
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今膺等投身彊禦  
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譴訴遂令忠臣同愆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  
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太夫



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宣帝懲張敞於

石拜為內史臣賢案此言武帝誤也

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緄前討蠻荆均吉

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今持征伐蠻荆

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緄以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謂祐奏梁冀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

剛亦不吐不侮鷹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蠹動王

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

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

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谷柱中膺知其狀率將

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

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

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禮云

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禮云

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解見張昔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

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蒙責死不旋踵特

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

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



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弛鷹狗  
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在

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  
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

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

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耿  
弁傳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  
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  
靈紀也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

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  
為汙穢

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

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父廢過庭不聞善誘陟

岫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  
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

陟彼岫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  
三歲今爽致敬於膺故以父為喻也知以直道不容

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富即聘問無狀嬰

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  
鼎臣即陳蕃人

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

人易曰天地之道貞觀也乾九  
二九五並曰利見大人也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

融夷傷也融朗也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  
融之初出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曰乎以禮



黜放論 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

也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謂休廢智者見險投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

而否塞雖賈人望內合私願賈乏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

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

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

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

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

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于

侯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馬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

請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

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

名籍苟安而已劉敞曰案文奪當作脫遂自表免歸

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謝承書初曹操徵時瓚

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

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

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傳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屬俗志為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  
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  
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  
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軌車迹也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然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而  
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禮記曰好問近乎智力行

近于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  
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  
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  
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  
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  
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  
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  
而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  
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  
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



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

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

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

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寃結政為三河表河

謂河東河內河南也表猶標準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

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

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

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葉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

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

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

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諧毀不用延篤

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三讓解見和帝紀延陵

高揖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吾子懷遠氏之可卷體寧子之如愚遠瑗字伯玉寧子名俞並衛大夫

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

不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

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

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



不及禍

魏朗傳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

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

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

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

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

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

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中猶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

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獎勵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

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

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去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

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嘗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谷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

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折在今宣州當塗縣北也著書

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傳

夏馥字子浴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

氏蔡氏並嘗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比門猶

並門也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

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



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  
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髮  
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灰  
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糶  
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  
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  
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  
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  
未解而卒

宗慈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安衆在今南陽縣西南舉仍有其名無復基址也  
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  
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  
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傳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  
廉歷慎令具丘長慎縣屬汝南郡具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  
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  
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



蕭自載詣縣縣令見蕭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蕭曰為人  
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  
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來歙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樸遜

讓節儉此為四行也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

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

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郭林宗聞而讓蕃曰

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其去就之名

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

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

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吏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滂奏

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



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  
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  
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捕  
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裁音才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  
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修誣  
言鉤黨鉤引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  
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

帝謂天也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

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

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前書司馬遷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

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褻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

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



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南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禮曰木在足曰桎

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禮曰木在手曰梏

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殷陶黃

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

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

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

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

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肸并囚叔向於是

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曾將十代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

惑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孔安國注尚書曰自功曰伐也建寧

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

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驛舍也音知戀反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

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

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

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

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存

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

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



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  
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  
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

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

蘊義生風

以鼓動流俗

周易曰鼓以動之

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

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  
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毋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

### 尹勳傳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

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執  
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  
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 蔡衍傳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

項今陳州項城縣也

少明經講授以禮

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  
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  
茂才行不受乃收齋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



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行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衍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宦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復拜議郎會病卒

### 羊陟傳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

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顛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木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

張耳大梁人也高祖

立為趙王

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



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候

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

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

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

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

儉得亡命因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

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

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

儉得義之半也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

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

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

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

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

人秦為昭王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齊范雎之仇也

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見虞卿虞卿度趙王不可

說乃解其印與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季



布逃亡朱家甘罪

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敗漢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

漢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

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

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

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堙塞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

用沒其身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 岑暉傳

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力父像為南郡太守以

貪叨誅死方言曰叨殘也暉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

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

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

太學受業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

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

曰董督正也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為

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劉放曰案文多一瑨委中字吏又當作史

心暉牧褻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

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

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執縱橫暉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

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



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  
徵璿下獄死旺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  
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  
江夏山中云

陳翔傳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  
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  
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  
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  
奏豫章太守王末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  
並徵詣廷尉參中常侍璩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  
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  
原卒于家

孔昱傳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

褒成侯

臣賢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尚書  
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

元帝卽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

相俱二千石

故曰歷卿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

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

家學尚書

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

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卽



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傳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

重合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

少受業

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

乃原還本郡卒于家

檀敷傳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

瑕丘今兗州縣

少為諸生家貧面

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上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屬梁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劉儒傳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

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

郭林宗常謂



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歎儒有珪璋之質終

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

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

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

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

事下獄自殺

###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

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新息今豫州縣小民

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

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

就發處案驗也

而掾吏欲

引南

劉放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

彪怒曰賊害人此則常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

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

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

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

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口吾得免此賈

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

門不納時人望之

望怨也

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相視也左傳之文也

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 何顥傳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

襄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

少遊學

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

高泣請訴顥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醊其墓

醊祭酌也及音行歲反

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

○劉放曰

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抵在汝南則無用間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荆州

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毛萇注曰諭德宣譽曰奔走也

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

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為求援救以

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衆及黨錮解顥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顥之長

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顥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

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顥以它事為卓所繫

憂憤而卒初顥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

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



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顯屍而葬之爽之家饒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

礫小石也言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

區猶別也嗜愛也從形謂形有善惡也以論被李膺

與宦豎不同 蘭猶無並銷長相傾

故相憎疾 蘭猶無並銷長相傾

莫易否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泰卦曰 徒恨芳

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曰高下相傾也

灼燈明

前書龔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哀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後漢書卷九十七

後漢書卷九十八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再章懷太子 賢註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 太原界休人也

今汾州縣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督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九十八

郭太傳

一



善談論美言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造幅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介推之類

貞不絕俗

柳下惠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諸侯

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謝承書曰滂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

林宗

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

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鄭玄注曰倫猶類也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覈猶實也

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

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

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

軍實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歎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之詞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

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

謝承書曰秦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

千里負笈荷檐滿路柴車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

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謝承書曰秦之所名人品

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傳明遊太

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

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

章章猶昭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

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

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

顏庾杜預注曰黎丘隈也顏庾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

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

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獻之役

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

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矣曰

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

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

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遽瑗顏回尚不能無

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子郎反

後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三



過况其餘乎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

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

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

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曰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

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

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草鹿也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也

客居太

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

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

士自門卒

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

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

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栗字仲乙

謝承書乙作文

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為

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



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  
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

患之

謝承書曰淑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

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吊旣而鉅

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

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

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

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

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

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矢之矣後司

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

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

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

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

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

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



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  
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  
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  
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  
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  
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  
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  
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  
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  
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

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  
名譽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  
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

難徵徵明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

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為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

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

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  
犯法者融馳為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



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

衷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衷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

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

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

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為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

融之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

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

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遺門生日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

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

同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

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

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

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佃音

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佃為上計吏袁山松

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

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

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



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謝承書曰潁川張元祖志行士也來存融弔其妻亡知其如此

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

也辭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

不仕並以壽終

###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

輿音預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

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

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璆音求又巨秋反

府中聞子將

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

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

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

已目

命品藻為題目

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

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

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官官故自

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

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



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

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

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

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

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

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止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

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

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

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

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

道明發發夕至明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周流天下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

耻並亦逡巡逡巡自退不仕也



漢書卷九十八終

漢書卷九十九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  
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  
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  
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漢書卷九十九

竇武傳

一



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  
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  
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  
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  
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  
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  
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當需事考逮末康元年上  
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口以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口以君臣並熙名奮百  
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立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

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

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梁冀孫壽

寇榮鄧萬代見桓紀也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

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

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即胡亥趙高之變

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壻閻樂弑胡亥於望夷宮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

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



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  
 留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卽時也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  
 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  
 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音古本反劉祐魏朗劉矩尹勳  
 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  
 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饗饗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  
 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  
 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一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

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文反帝不

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

囚罪輕者皆出之都內王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其冬帝崩無

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儵稱解濟亭侯宏武入曰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

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開

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鄂侯遷步兵校尉紹

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



萬室宮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  
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  
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  
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  
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  
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  
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  
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  
頸企踵思奮其智力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  
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  
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  
是德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會五月日食蕃復

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請御史大夫蕭望之命

自殺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

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

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且夕亂太后

女尚書內  
官也夫人

即趙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

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

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

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

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

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



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豫不定也故事又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水奏素狡猾允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颺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水與尹勲侍御史祝瑄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勲水即漢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

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宮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哺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蔡信閉諸禁門蔡有衣戰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拔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水水疑不受詔南格殺之遂害勲出鄭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劉劭曰案太后所守非



重重也當是重重後誤作書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復

道復音使鄭廐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

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

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及盡力者封侯

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

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

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日

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

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

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

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

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案易曰拔茅連茹茅

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

並見廢錮茅田一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

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言姦惡不可理也嚼飲酒相

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

禁錮也後年饒者陳蕃實武等誅天收捕宗親賓客姻

下大壞也硯音苦教反硯猶惡也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

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

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歛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

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

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



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

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

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

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

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藜生曰榛徑至喪所

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蜷音丘吉反若哀泣之容有

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亳有祥騰字子

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

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

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荆州故請以刺史

此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

家同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

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温之弟也漢官儀曰温字伯慎穰人也封玄鄉侯太史奏

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温營殺於市而厭之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

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

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

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

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

後漢書卷九十九



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也

四年榮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復進

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

迎於成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

京假司馬伍宏說進口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六韜

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

虎韜備神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

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母可以威厭四方進

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

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

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

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

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稱無上將軍行陳三

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

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

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

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

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

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



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  
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  
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  
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前書曰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  
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  
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  
協及進從外人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  
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也音任覽久因稱疾  
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  
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益忿蹇碩

圖已及乘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

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

利靈帝母董太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

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為

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

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

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與

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



遂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貴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日唯申及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人主有論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劉放日案文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

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也詩曰衣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



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

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交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縱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

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

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

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

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

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大阿授楚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進不

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

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皐使武

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姓名因號名官

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

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

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

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

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

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

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

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指置

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

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



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  
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  
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  
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唯思  
念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  
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  
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  
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  
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欵音  
及此意何為實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

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

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

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口憤先帝嘗

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鳩殺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

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

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移拔劔斬

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

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

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吳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  
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  
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  
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閣因將太  
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複道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憲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  
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  
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關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  
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王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

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  
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  
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  
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放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  
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  
得免者一千人則  
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  
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  
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  
當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  
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  
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  
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



後漢書卷九十九終  
追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

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閣豎身死功類

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言智非不足權亦傳有餘蓋天敗也

曰天之廢商又矣君將與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于魚譚曰天之棄商又矣公將與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羊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

上惛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令人願道之屈矣代

離凶困代更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終

後漢書卷一百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世不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鄭太傅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眾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

州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築家富於

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

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

後漢書卷一百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

一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葉為尚書侍郎

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

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

借音子將恣凶愆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

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

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

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

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

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

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

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說詞更對曰說猶非謂無

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

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

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

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

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

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

孟卓名坐不闕堂言不妄孔公緒孔清談高論虛枯吹生

虛之使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



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之精悍也悍勇未有孟

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險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

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

伍紅人怒以楫燒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腹

日視紅人髮植目裂紅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

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申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

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

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

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

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

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况其壯勇之士

以當妄戰之人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疆勇百姓所

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種義

人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

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

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執猶以

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

惡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

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邠原清高直亮

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

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疆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也卒敗榮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

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榮陽况今德

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

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惠後

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

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

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

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

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

所贍救者甚眾乃與何顯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

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

宋至官道卒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

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豈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

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

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

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集不

也同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

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



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

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

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于坐中以告煒煒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乎

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毀

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

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刑削

刑削姓名儉與融兄襄有舊亡抵於襄不遇抵歸也融家

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謂

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後事

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襄融送獄二

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襄曰彼來

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毋毋曰家事任長妾

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

音直詔書竟坐襄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

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

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

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



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

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

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

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眾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

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

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

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

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

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

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

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

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

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

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音巨秋反又

音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

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

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歛葬之時黃巾復來侵

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為賊管亥所

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

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報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  
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  
求救於劉備得  
兵以解圍焉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

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

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

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

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也 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

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

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

而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

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初太傅馬日磾奉

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

節末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

斃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

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

軍中十餘人使促辭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辭士

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祿可劫得乎從及喪還朝廷議

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街

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寧輯東夏輯和而曲媚姦臣

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附

下罔上前書曰附下姦以事君左傳故向曰姦以音國



佐當晉軍而不撓

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

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故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

舍子國佐曰與我絕侯之說請諾使及魯衛之侵請諾

使耕者東西其故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

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

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宜僚臨白

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

刃而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廙士皆以五

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王室

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事見左傳王室

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

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

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曰公

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

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

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

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

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

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吏端刑

清

端直

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

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非所謂與時消

息者也易曰天地盈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

虛與時消息紂斲朝涉之脛安國注曰冬日夫九牧之地千八

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若各刑一人是下



常有千八百紂也。劉放曰案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

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

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

公以夙沙衛易已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

衛奔高唐以叛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

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大

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乃太

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史記胡亥謂

其無罪乃烹伊戾趙高英布為世大患李斯曰高亥

宮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

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

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

為九江王謀反誅之左傳初鬻權彊諫楚子弗從臨

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之以兵懼而從之季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楚人以為大閻君子曰鬻權君

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信

知下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

其症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

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

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

荆玉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

進寶得刑足離分兮去封立信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

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冤兮龐涓學兵法

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

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齊

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人魏地為十萬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

九



巷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才如史遷

才如史遷

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受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

達如子政

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命與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平更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是太甲之思庸

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穆公之霸秦

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殽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

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為

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

日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為

也陳湯之都賴

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魏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大級下吏

尚之守邊

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大級下吏創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

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

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

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

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

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

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國家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

老子曰天下神大體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

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

眾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高堂也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



萌也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

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善諭

之近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

縮酒杜預注曰包裏東也茅青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

公羊傳成公元年秋至輔敗績于賀戎孰敗之蓋前以

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

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

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

勢異也爾雅曰羊乳曰詳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

丘陵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

也篚竹器如筐也書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

淵藪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

也淵藪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泉府藪澤

也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桑落瓦解其執可

見詩曰桑之落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傷其早歿欲為脩四

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

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

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

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王相景帝弟也立十年薨

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

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墻地自殺齊懷王闕武帝子昭



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

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融家傳及本

傳皆作公此為未聞前朝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

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

號諡者宜稱上恩稱音尺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

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

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

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

膝上帝命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為迎

取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妲已音且

紂之如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武王剋殷斬

妲已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

傳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

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

蕭慎氏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克商通于九夷百蠻

於蕭慎國記曰蕭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瀛大海魏

畧曰挹婁一名蕭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

狀如荆葉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

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時年飢兵與操表制

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

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

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

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危鴻門非豕肩鍾酒

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危酒無以激其

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

以開中興袁盎非醇膠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



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  
不舖糟醜醜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  
日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  
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  
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  
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  
疑但惜穀耳非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  
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  
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  
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郝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  
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  
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  
幸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承  
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

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

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史記曰於是禹與九韶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若齊

代之君居牀以待賊西漢紀破家為國若嬰離樊妻予以

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破家為國若吳李通誅宗族

以從漢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史記

一餐之德必償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

睚眦之怨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御史大夫以

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

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

也屈原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

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

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史記



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於

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楷守洵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由

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昔廉藺小國

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緄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為

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寇賈倉卒武

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升伯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虞

公于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

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帶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為

帶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

而起憮音舞憮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

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

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

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

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

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

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

報曰猥惠書教猥曲也告所不遠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由

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

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

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諡也



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焉曲河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乃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幸歟也春乃今知免况無彼人之功而敢在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此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父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一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也拂衣從之八枚之平公曰晉其無乎吾臣之性既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

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榆

笑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不知貶毀之於

已猶蚊蚋之過也蚊音文蚋音室蚊蚋子產謂人心不

相似左傳日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或矜執者欲

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

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

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

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

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囊往



食今穀有樹瓠者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款先生田仲  
日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  
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對善  
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  
國亦堅

趙衰之拔卻毅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不輕公叔

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偃與文子同

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卻融雖懿伯

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桓敬叔

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况恃舊交

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

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

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賓客日盈其門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

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

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

老成人尚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

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

郝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

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

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

無不嘉其才狂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



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

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

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

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為九列不遵朝議忝

巾微行謂不加情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襦衡跌蕩放言跌

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正也字書曰瓶

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

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

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慕融被收而不動左右

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

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

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

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

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

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

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

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



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

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樂

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嗣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

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故上書頌

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

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

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若夫文舉之高志

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

備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

虐鼎遷于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

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

哉員園即劓字音五丸反前書音義曰劓謂劓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

也賈誼曰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懍懍

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穎川穎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

郎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為濟南相緄音古緄畏憚

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畧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



或以妻或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顥名知人

見或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

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

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或

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

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友鄉人多懷

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

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或比至冀

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劉放曰案文但云明有意見漢室崩亂每

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

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

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與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齊東郡

今濮州縣也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略

今作郵音絹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

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

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

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

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



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

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

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

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

縣屬東郡今濰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焉三城謂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

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

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

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曹

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此實天下之要地

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

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糶穀以

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

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

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

就能破之尚不可深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

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

萬之衆未戩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



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

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

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

奉負功恣睢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未可李

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

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

侯以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於陽城

遂定霸業天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

下服從也柳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一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

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

為發喪與自天子蒙塵蒙不冒也左傳臧文仲曰天子將

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今鑿駕旋軫

注周禮曰軫與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

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

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

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

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

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

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

人吾得與計事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孝穎川人也

天下當何憂哉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孝穎川人也

器之早卒大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

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



祖曰使孤成大陳羣社襲襲字子緒穎川人荀彧薦襲業者必此人也大祖以為丞相軍謀祭酒魏

國建為司馬懿戲志才等懿字仲達皆稱其舉唯嚴象

侍中為楊州二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

章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後涼州

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袁紹既兼河朔之地

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魏志張繡在南陽降既而悔之

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養

倨慢之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

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

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以攻許操與

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

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狀豐

人天姿瓌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

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

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

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

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

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與紹連戰

雖勝而兵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也致猶至

後漢書卷一百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阜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高祖

與項羽於滎陽成阜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

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

而不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搃音厄搃謂捉持之也情見執

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

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

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

表以計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

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乘虛以出則公

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

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

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

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

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

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

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

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

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劉表 三十一



軍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

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患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徼邀也

反古堯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

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

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旆克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

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

以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

無一捷之執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

踰越江河河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河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

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博獲之賞博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

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

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原其績効足

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

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

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者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

也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左傳介子推况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

邪操不專功欲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

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

後漢書卷一百 列傳 三十一



忍為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文守節於是增封于

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或使荀

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

曰今華夏以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

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舍文嘉

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

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

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幣

大旂夏后氏之曠封谷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

著猶乘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

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

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

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

也左傳曰謀而鮮臣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過惠訓不倦臣

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

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

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

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為重書奏帝

從之遂以或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滬



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或

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

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若

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

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

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謂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志之

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

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齋置書犒軍飲享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揖而遣之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讌樂祖

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謂祭祖神之日因為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諡曰敬

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

道峻注孟子曰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問關猶

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

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不肯漢也誠仁為已任期舒

人於倉卒也紆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

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

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

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

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

吳請夫差伐齊文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

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

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弱越



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

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方時

運之屯遭易曰屯如遭如非雄才無以濟其瀾功高執

彊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

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對卓揮金僚朋

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逸縱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

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意誰佐也或

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由運改迹疑心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卷一百終

後漢書卷一百一

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

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

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選太尉陳蕃大將軍

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

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

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

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皆將

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

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

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

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

常侍封諳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

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

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鈞盾令周斌將

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

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殺人以祠天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脩理攻守簡練器

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

皆嚴守



並置都尉

大谷縣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

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

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

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

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

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

今賊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

田單之功可成也

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聚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火燕師大敗事見史記

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

士皆束苜乘城

苜音巨說文云束苜燒之

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

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乘勝進討汝南陳國

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

西華縣屬汝南

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

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比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

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

戰於廣宗

今貝州宗城縣

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  
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  
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  
興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  
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  
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並屬扶風合八千戶  
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扶風屬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  
贖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  
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衆

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  
乃嘗改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  
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  
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今將軍受錢於暮春收功於未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兵動若神謀  
命將主親授錢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不再計權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



雷埽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  
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  
忘忠河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素  
三分之業利劔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  
乘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  
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  
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  
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搗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搗即麾字古通用此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  
抵頰批音紙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

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  
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  
拳以致方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  
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  
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  
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  
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  
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氏  
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  
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  
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  
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  
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  
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  
討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  
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  
病會邊章肆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  
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  
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没人之又中常侍  
張護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  
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  
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  
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  
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  
孫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玄女三言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實九地各有  
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  
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



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  
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煩兵動  
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  
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  
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  
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  
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  
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  
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

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  
酈音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  
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  
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  
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  
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  
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專命則不威不如顯  
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  
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



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  
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  
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  
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  
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  
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  
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  
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  
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

下皆拜以屈嵩

風音訓謂

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

備音服說文曰備牛垂馬備古

服字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

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

遂爭雄及高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

至於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

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耳及卓

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

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

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

嵩為人愛慎盡勤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前後上

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

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



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

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間敬之時同郡

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舍

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古

對雋爲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

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

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爲主簿喜平二

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表罪應棄市雋乃羸服

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

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

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

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

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

縣光和元年卽拜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部簡募家兵及

所謂家兵重僕之屬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

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

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為右中

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

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

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

眾數萬殺郡守褚裒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

曼成賊更以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

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

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

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

玉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

反楚拔鄢郢五城明年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

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雋討潁川

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

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

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

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

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

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

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



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徵  
圍弁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  
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  
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夏走  
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  
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  
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

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畫日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諸事復取皆途棄土石而去塘以加之成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  
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太賢于氏根  
青牛角張白騎劉石老髭文八年漢大計司隸掾哉州  
春秋大計作大洪操哉作緣成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  
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並起山谷間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  
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白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髭  
之貌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張燕傳  
十一  
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  
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  
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  
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  
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  
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  
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  
儁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  
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  
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

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  
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讐臣不  
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  
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  
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  
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  
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  
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  
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  
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



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為雋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雋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瑯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熹熹音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

軍河南尹莫府

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職府言敢言之劉放曰宋刺史在郡上

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殺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

臨官尹人縉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顛顛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



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催汜小  
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執方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  
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催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  
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  
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  
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  
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警郭汜令與李  
催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剛即日發病卒于皓亦  
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食羣之特春秋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藩戎有受服服宜社  
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  
謂之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我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

馬欲立王子間為王王子間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間曰  
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

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  
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

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

書詩曰陳師鞠旅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

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

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踣退曰吾幾不免虎口

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



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序曰表字偉容歆之每

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歆策

而已不有焉歆策不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

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公失如皇甫公之赴履危

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

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替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就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

不雋捷陳穎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吳之類矣言肅王命

後漢書卷一百一終

後漢書卷一百一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唐卓懷人于賢註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穎川輪氏尉隴西

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其宴樂

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



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微守塞下

說文曰微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微京師音

義曰所謂遊

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微備盜賊

所方音曰

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

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

為功者雖已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

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

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

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

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

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

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許金城郡降求見京州

大人故新安命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

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

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

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

改為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

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

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

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

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從終不言大短當權寵之

或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

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



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

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

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

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

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

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

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

則凉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

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

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

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

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

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

檠鄉侯邑千戶檠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郿音台三年春遣使者

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為大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

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

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凉州刺史耿

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畧曰騰字季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



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  
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  
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關忠英雄記曰王國

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使督統諸部忠恥為衆所脅感

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乘

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

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

牢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散腸狗態言羌

腸散惡清態如狗也續漢書傲作慙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別反慙音芳于反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朝廷不能

爾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重書拜卓為并州牧命以兵

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

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

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闡

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

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

乳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

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潰雍雖痛勝於肉食音趙

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



與士吉射者易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易

為以振言之無君命也○劉放曰建苟寅與士吉射者

易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今臣輒鳴鐘鼓

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鐘鼓

知洛陽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

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請收讓

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

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劫少帝

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

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

何却兵之有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

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

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

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

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

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

原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畧有勇善卓

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

兩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眾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

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

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



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也抗高曰昔霍光定策

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

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三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

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臣有

後應者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

請斬之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

日太甲既立不明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

伊尹放諸桐宮也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

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

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

賊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今惡死逆婦姑之禮無

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遷於末安宮遂以弒

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郡侯

傳音直慈反卓今峽州縣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鑕詣

關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

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者是時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

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

一日牢澆也二字皆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關

文陵靈帝卓悉收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



刑濫罰睡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  
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  
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  
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虞以銅  
為之故買  
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  
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節音義  
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  
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  
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  
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未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故貨賤  
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魏志曰卓  
鑄小錢大  
五分無文章內外  
無輪郭不磨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  
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  
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

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卓臨洮人  
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

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

疾聞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

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玘侍中汝南伍瓊玘  
雄

記玘作必字仲遠武威  
人瓊字德瑜必音秘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  
書名范曄父名泰

避其  
諱耳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

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  
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吳

曰劉岱字公山  
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英雅記伋字公  
緒九州春秋伋

為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  
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



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復等到官與袁紹  
之徒十餘人各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玘陰爲內  
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  
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  
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起兵懼乃薦  
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  
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想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  
三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玘而彪恐懼詣卓謝曰  
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

劉放曰案文當云請本

以及罪多爲字又倒以字卓既殺瓊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

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

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

日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

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

官府居家案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

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

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

破堅生禽頰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



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

英推

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

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

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

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

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

故城在

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

驚恐士卒散亂

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

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

堅追擊之軫布敗

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

九十里

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

是也距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

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

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劉

攸曰注從東第三門

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

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

小窻

說文曰窻愚也音都降反

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

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

典畧曰熲在華陰特脩農事天子東遷熲迎貢饋周

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一圓反

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

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

璠音

音甫

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



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瓜者蓋弓頭為瓜

形也轡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轡

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鄂侯兄

千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

列位其子孫雖在髻亂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

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

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積

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

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施帳

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

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

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

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風

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

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

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

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

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

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斬以示威武者

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



監軍賈期後至襍首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

斬以狗三軍郵音絹今若縱之自虜威重後悔何及温不

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子伯慎漢官儀曰少温穰人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

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

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

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

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曰許豆反

虜欲反耶季大言口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不

格反獻帝春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

僕射士孫瑞誅卓

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

行於市歌曰帝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持以

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二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

升車既而馬蹶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

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

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

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

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

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



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

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越兵斬之

越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伏義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刺卓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前赴

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禱萬

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

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

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

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

又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

綺績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

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

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

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

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

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

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

兒等素待之過心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惟汜等以王允



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曹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曹詡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尉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無死故詡催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

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

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揚整

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

爲手卿往曉之於是榮戰死軫以衆降催隨收兵北至

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記曰蒙爲催所

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

反叟兵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引催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

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

平城門樓上二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

催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



何為乎惟等不應自拜署惟為陽武將軍遂圍門樓共

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

殺催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

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杆出之棺向大

輒復風雨水益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祠等共

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

隸校尉假節催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

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馬

翊欲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

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書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又

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原繫者二百餘人其

中有為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

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嚙命

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寬結而復罪之乎

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

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遂騰見天下方

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亂亦欲倚早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

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

將劉範馬之子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

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合

及兄子剛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陷斬稟梟首



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催既而

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

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

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

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

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

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

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

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

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特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

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

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

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

音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賊

郵有虛賊布也郵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

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劉艾

閣當作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

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

獻帝紀曰催是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由是諸將

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



圖與惟嬖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惟送饋也  
妻乃以政為藥泥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獨  
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  
惟請泥太醉泥疑惟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  
猜疑也 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惟恐害乃與

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惟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將數  
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  
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  
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惟營彪等皆徒從亂  
兵入殿掠宮人什物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  
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  
餘人和惟汜汜不從遂質田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

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

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

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惟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

謀誅惟汜將兵夜攻惟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又貫

惟耳惟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惟於是汜眾乃

退是日惟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惟使校

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惟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

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人門有禁防不

得出市困乏使就惟索糗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

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

白城

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

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



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即從命  
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  
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  
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鄴曰  
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鄴因令  
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鄴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  
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  
女巫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大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  
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  
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爲大司馬在二公之右  
催自以爲得鬼神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  
之助乃厚賜諸巫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

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紀曰濟使天官令  
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  
及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宜平門  
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車前待中  
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  
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  
兵乃却既度橋士衆咸稱萬歲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  
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  
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蜀志  
曰承獻帝舅也裴玄之注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  
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  
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  
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真庸人  
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  
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

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

袁宏紀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種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

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

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奉

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

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

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

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

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

遠不待解卸斫刺之有髮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

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

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

其督戰皆寶負其屍而墜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

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

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

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

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

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



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權池繞管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

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

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大對所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

舟舡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

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

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

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

守淑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

人其宮女皆為權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

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陝西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

在其界今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魏

曰楊字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

邑字文都北地涇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

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

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闔

開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鎖鑿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省問或案問當作問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權池

等連和權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

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權池相攻天子東



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  
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  
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  
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因  
悉壞倉卒之際拾遺故瓦材木工乃謂諸將曰天子當  
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并外難何事  
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  
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  
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干亂  
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

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

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

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

袁宏紀曰誅議郎侯所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

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神輔尚書僕

射鍾繇尚書郭滂御史中丞董分彭城相劉艾馮翊韓

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

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奉暹奔袁術遂

縱暴楊徐之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

并州道爲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胡才



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羽目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高縣以段熲為安南將軍封閬鄉侯閬鄉今號州縣也說文閬今作闕流俗誤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執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

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

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

並開府後徵段熲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

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

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

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瑞之子也弟魏光祿大夫復據隴右十九

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人其人也

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

於城上作僂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

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

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詣敘敘家見敘母

說前在冀中時事敘歎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

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



勅從軍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

曰若昔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

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

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又云得

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超奔漢中降

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

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

即檄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

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

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

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為情詩大雅曰闕如虓虎因遭崩

剝之執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

在剝也剝也斷斬也紂剝剔孕婦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

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尚

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也也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及殘寇乘

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上帝版蕩下人卒瘁毛

政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

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

貌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天地不仁甚

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

為本初人元百六歲有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撓本末

陽居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弱也剝不利有使

小人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方夏崩沸方

華夏也詩小雅云百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侵遂廣

用沸騰山家卒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侵遂廣

曰多行無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玉

禮於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輅纏繞也魏象闕也

區服傾圜人神波蕩

漢書卷一百二終



